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

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為

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為撫州宜黄臨川二縣尉

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皐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曅華年宰布肇女九人

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歴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為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輙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歳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為汝成之為之捐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歳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

公獨不肯聽歳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為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為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巳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為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為作之意也寳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

近邊陽為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鄰敵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遠人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為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為冤退而貧人為之憂也而公所為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究且困未嘗一以為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

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
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
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
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
既病而為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
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
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
輙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

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
舅嘗為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壊公為增修又與
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
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
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
而為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為農
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奬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

定考課通財幣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内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曽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

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
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
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名歸除太常丞集
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
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
公事不輙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之乃
始以同修起居注名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
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豪

所禁無不改崇奬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還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

兼判集賢院廷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

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

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

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

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纖内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

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燿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

臣皆論以為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説讙呼鼓舞
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
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
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内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
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
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黄金而以金部君知蘇
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
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男子六女

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
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
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有文集十卷
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强記精識長於議
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
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
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
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濶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

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畏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書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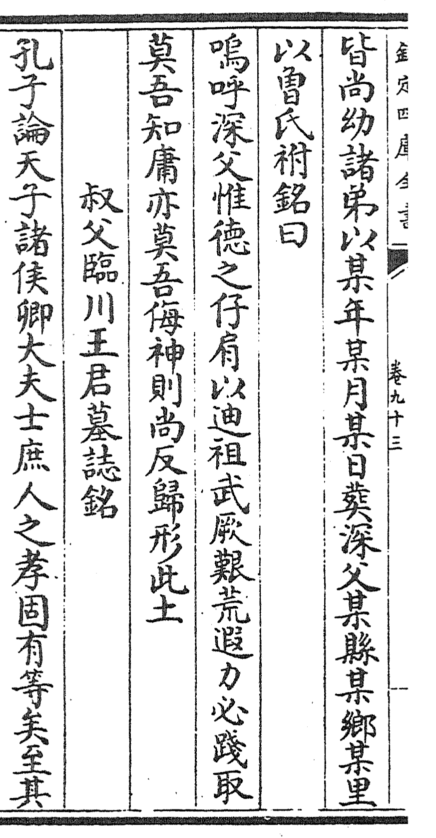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

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

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

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輙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



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

悲愉樂不主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悟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歉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

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

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為顯姓當李氏時君曽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𤋮夕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為皇考故君為

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内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璹守某縣令次玘璪玠珣為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芘厥

艱初仕秖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竁此新宮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数數千百人君所奬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汞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

行内倘謹君盖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為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徳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為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埶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

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秘書省校

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名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子男一人錞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為士妻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

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畧南方號稱能

臣已而有所牾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

事親左右不怠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

匪子為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

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説其説超厲踔越

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為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為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為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名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税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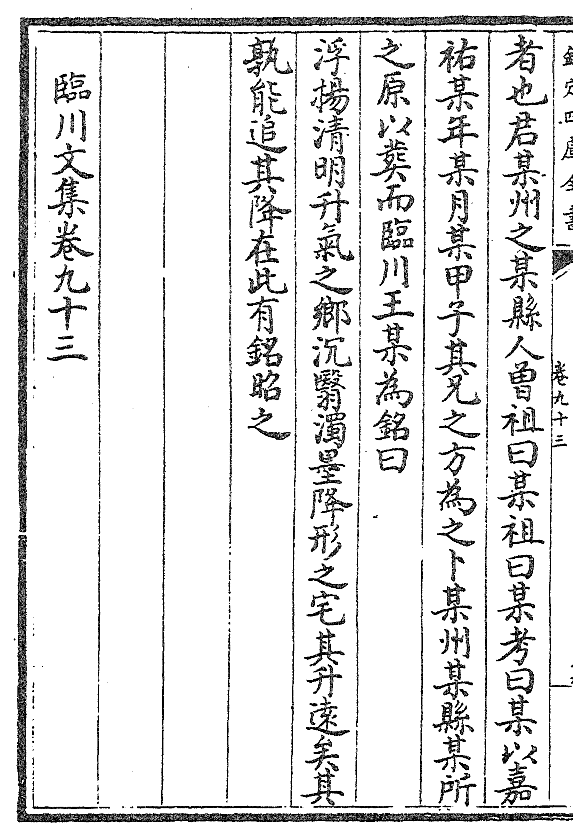
已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曽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彦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别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宫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

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强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



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沉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文集卷九十三

臨川文集卷九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廵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寛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為荆湖南路提點刑

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為廣西水陸計度
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寇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
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為南方
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説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
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
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
高終無為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
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

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間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名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為君訟君遂絶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為

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鑾中絡泰反巡撿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

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

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洞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
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户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
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
馬氏時為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
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
今為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
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

其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

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貢厥趾蕭宗以殖致功釐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埸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既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

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

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

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

中贈光禄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髙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

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
下尚多談公之為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
道公卒時就葬於横山州人塡道瞻送歎息為之出涙
又為之畫像實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恵愛
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為甚具
蓋公之為政精明强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
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
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

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為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為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

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
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為撓嘗考前世
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為七十巻藏於家此
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為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為
梁使闔因避地家於福之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
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玢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
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
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

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閟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曷蹇於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

後世父為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
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
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
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天子賓世父一官而以君屬
三班為殿侍君曽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
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强記通五
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為
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為左班殿直由

睦州亦三遷為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歴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為陜西招討使欲君為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敺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强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黙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

兵彎弓劔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為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萬敘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為父終君去不為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為大理寺丞次閎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

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擐堅挽强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内殿崇班錢君墓碣

内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

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為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為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為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為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

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為姦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詘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

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恵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曽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為之叙次使歸而鑱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曽大父諱某建州長

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眡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為憂而我以是為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産曰

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為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别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毁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為善而不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

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斂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甲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旣不及其没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為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圮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君以廕為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官攝令臨川始取强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邵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鄧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鎖廳應進士舉中

其科尋丁毋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偕有連結為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即逥去復調黄州黄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趍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為又能不茍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

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葢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圖躋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銘績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

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為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

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閒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

俗所羞以為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為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為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為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户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觭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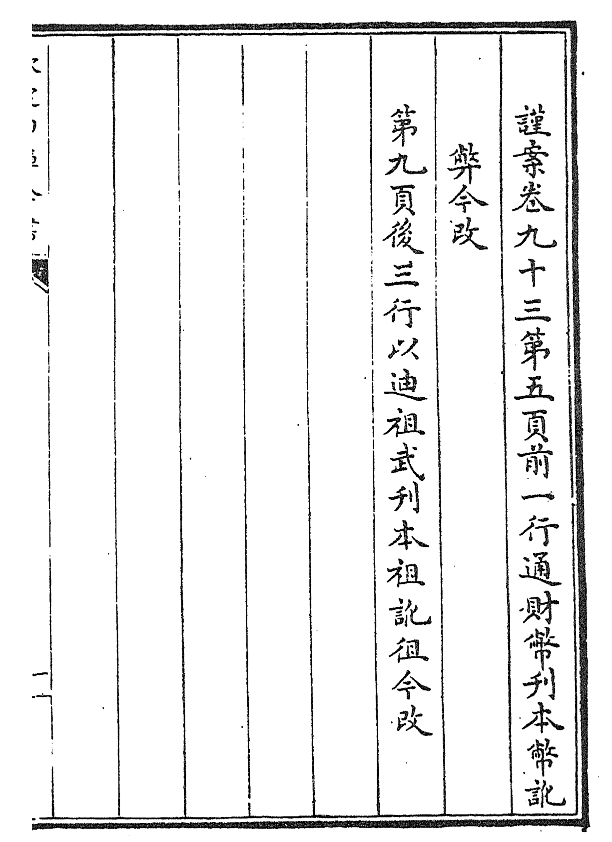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

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絶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絓數十人為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為諸舅甚知其所為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為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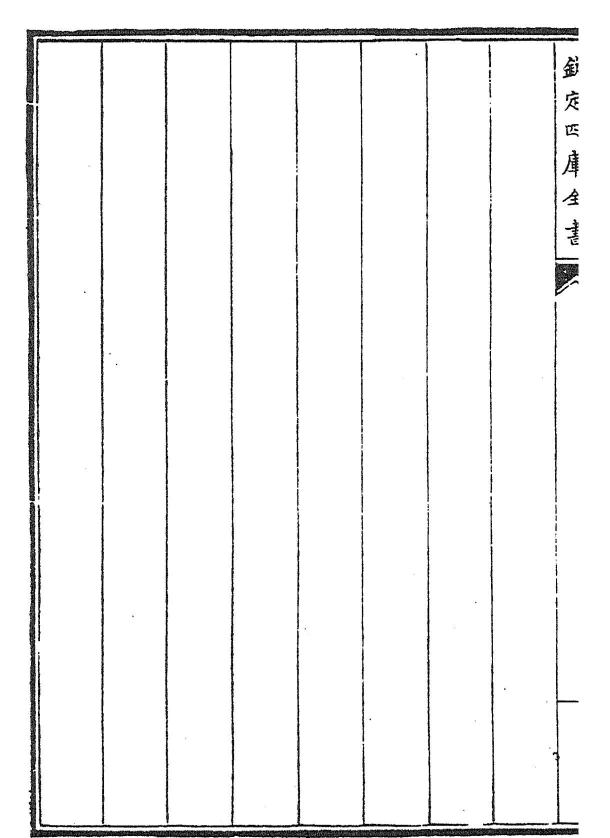
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
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黄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
域中父諱偓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
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
卒再娶楊氏生莞适枉莞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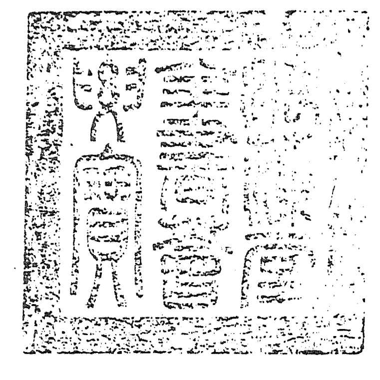
臨川文集卷九十四



謹案卷九十三第五頁前一行通財幣刋本幣訛弊今改

第九頁後三行以迪祖武刋本祖訛徂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元韡
謄録監生臣劉鳳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五至九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臨川文集卷九十五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

又會祀汾陰改衞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
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
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
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
上即位恩改殿中丞是歳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
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
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
因自賛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

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
監虔州税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
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糧料又
坐法免起為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羇居京師
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税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
幸先皇帝至大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
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
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躓

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為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為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不自言誰當為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

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為臨江軍先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為且貴富世其家而遭乎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為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袞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起家歷選於吏部為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審官為監黄州岐亭鎮茶鹽酒税監虔州税知洪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袁

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為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勲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詁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為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户諸税責鄰人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上恩及於無告而州縣若此壅之可也即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

有為至相戒而去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為郎中先任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構名聞構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為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畧於養已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禄寺丞父諱中正為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太宗時自潞州録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館二十

六年同館事多去為將相而公修職守道未嘗為之少
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真宗之初而葬浚儀浚儀今
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之開封
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
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諶尚書屯田員外郎
訦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人嫁尚書駕部員外郎王
正己湖州德清縣令郭真卿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
丞劉偁榮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𢈔臣殿中

丞杜師益泰寧軍節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諶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温温向公有美有相不衒不求卒為主璋考冀在上公丞在下為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公

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黄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歷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鄆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為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既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為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為亂吏

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輙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為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即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堤揔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糺劾莫敢校及答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人感悦不督而功自倍揔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攜祭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為可愧其仁心尤至旣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貿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

往往而在汝凡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劵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曾祖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户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為進士而公子亦皆為進士曰堯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為世名人嘗為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寜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

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
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
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為行及
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傅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
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沉淹以淵濙
𧯷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
卜塋高原日永寧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為泰州司理調泰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真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構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即得其妄窮而徙之由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既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

也人為公憚公至則拔根擿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既歸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歷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爲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遨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羣詆以爲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斂於下矣至公始

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而所至即有惠愛其嘗羇遊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其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

三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
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
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
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其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於唐宜享世澤流
如海長原原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拔身
貧羇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
盡既奮既材天奚弗慭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為宋龍川令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丣為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禄卿周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徐為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為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潔潔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為縣令方錢氏之王吴越

也公嘗試策入等為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
密州尉夔奉節為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
吾既其衰矣而為是是不可以已耶即以疾去去之八
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强起之復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
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
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
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佗日從者以為
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令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

哀焉合葬于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説實唐貞孝公皐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頻高為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為君子之子焉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為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

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潔遂留家海浦

子紳孫韶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賚後

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

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

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

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為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為監察御史又以為殿中侍御史遂為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為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為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為右司諫知諫院又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内銓數言

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
所至號爲辨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
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
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
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
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
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
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

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為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其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嘗愛其智略以為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

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為死而不朽乃為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税不駕兮其然奚為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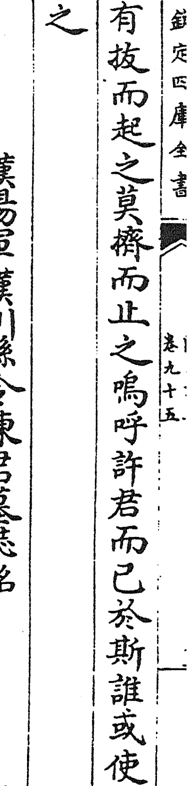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

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
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
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
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
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
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
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
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

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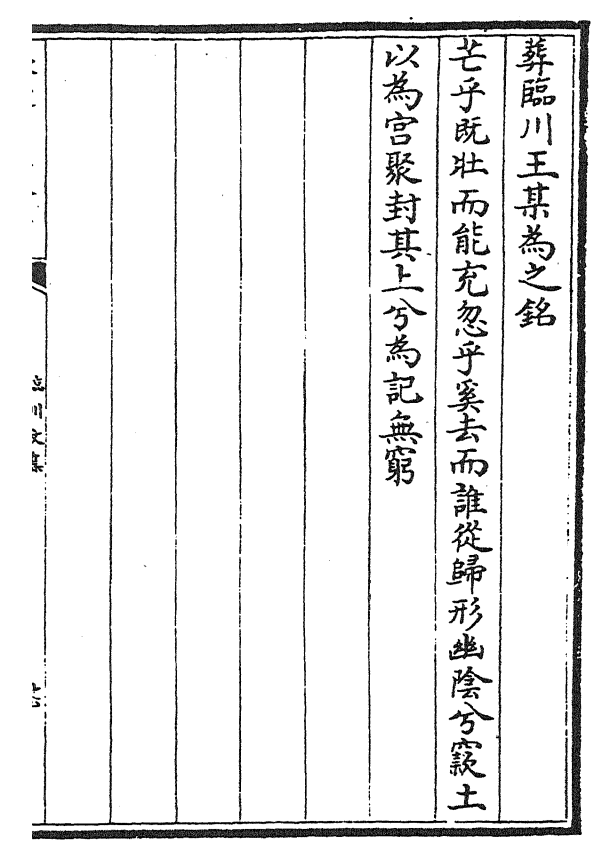
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為人强於學果於行能使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



葬臨川王某為之銘

芒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竅款土以為宮聚封其上兮為記無窮

臨川文集卷九十五

臨川文集卷九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主簿蕭君墓誌銘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郎中周公墓誌銘

侍禁周君墓誌銘

叅軍周君墓誌銘

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郎中晁君墓誌銘

郎中葛公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歷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為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户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

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持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為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毋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

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為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忻

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為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為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懌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為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詘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愠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為公頼分别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

士以此稱公為長者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勑牒裂焼之公為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為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為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葢公之行己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為獄務在寛民而以課田桑為急

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天子賜書奬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為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贓坐即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今上即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歴陽縣後若干年公

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塹乃改卜合葬於真州楊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為殿中丞曰某為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為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為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强而勝孰

忌以爭孚予恭寬在室而亨嶷嶷之節因時乃發曰𪫧

予咎匪仇予遏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維以長

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

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

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

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為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為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為慶歷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

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為士其卒也族分而貧衰舜元為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為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既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為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為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為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標飾為名而有譽

於為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為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為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秉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皐為江東撥發官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為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侈為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

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姪然慶歴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於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霽方李氏有江南為洪之武寧令於君為曾大父其

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為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為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旣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為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真州酒恬慎祗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為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

史以弟交君予文人行也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
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
爲銘銘曰
韡矣蕭宗楚産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修不苟缺
爲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
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

尚書諱濤之孫泰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
禮之曾孫初以祖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
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
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祕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
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龍山南謝氏故家河南
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
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為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

於忿不忮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寛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為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兮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為息嗟叔方剛何愒之亟昭昭

者逝嶷嶷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公諱嘉正字幹之少與其昆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

為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為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慮其材天子以為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長於政事自為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為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冤輙辨有疑若可貸輙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遏姦吏為獨

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為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
曰彦先為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為泰州司法
叅軍曰行先為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
嗣先為進士女七人皆嫁為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
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之
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
銘曰
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濵公有令聞貴

維次子歸寛民人施刻在已方飛方騫方缺于天既鍛以歸既隕于泉有高其後有缺其前作爲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彦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父諱逖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又監楚州船場爲揚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閤門祗候大臣曰

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白以為瀛莫等七州軍
沿邊廵檢邊人兩界上為羣盜君得姓名以白安撫使
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也已而君
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使不即禁止
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卒有犯法者因
誣君以不詰坐是監廣州清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
監市舶宅吏方習為姦賕事而君獨不買舶中一物轉
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宅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

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瘴死然君旣得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我思之也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洵湑渥瀣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臯史堪德安鄭汾亦皆爲進士而濤今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人祔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威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泰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迹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始葬泰州之北原而子孫遂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爲楚州司户參軍又爲泰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二年五月刑部君終于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亦卒於是君

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其后孤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塾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兆原之兆銘曰

綿綿之孫屬于單妻既恃而殖黽錫告命曰維孝子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歷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觀

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
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塘二縣内行敏能為
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已不肯釋事實為名聲要利
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在京師授發
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四十有四曾祖
諱逑故鄂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始占海陵以葬祖
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右侍禁贈右監門衛
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五人稀穜秩穆稌以其

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

曰

於勢與聲蹲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有

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

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

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

乞銘掇其語為銘曰

晁望潁川衞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囍乜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侄令中書為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蘗政易君仕初從容調晒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强懾按察擾

獄凮如我謀君不為奪槭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
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顧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㳂
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
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户愁嗟君哀僞券㽞手即
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郛卒榜驛隷
君擒而誅將剟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迄
明年至徙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
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衎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厨傳費

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鑰守多紲其數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温湯之鹽實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詆疾不治謁巫代毉教以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子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閱暇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閲最而除令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朞年條教逾肆殍來鄰邦賑使無僵扶攜飽去又遺之種斂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樅陽河避羅剎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人幸是

為曠數十載趨令雝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歲漂百航
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聞就
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歎吁脊公
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
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
歸為士妻石端俁彥俁歸而嫠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
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
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賙族媥恩稱疏戚庖無朝

欸笑語如昔晩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絶之時子丐埋辭衰麄走汴掇其緒餘以質幽竁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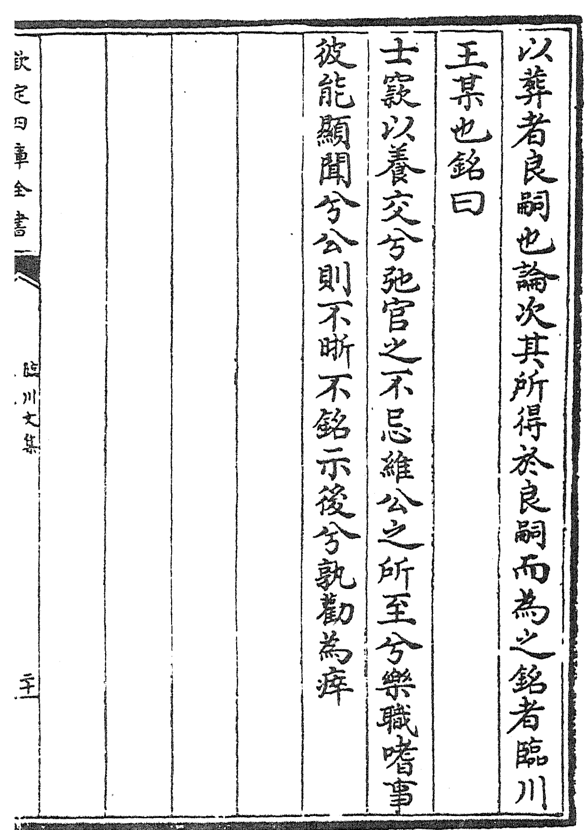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曽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眔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

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劔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從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

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説之不得即使人徵捕得之與閑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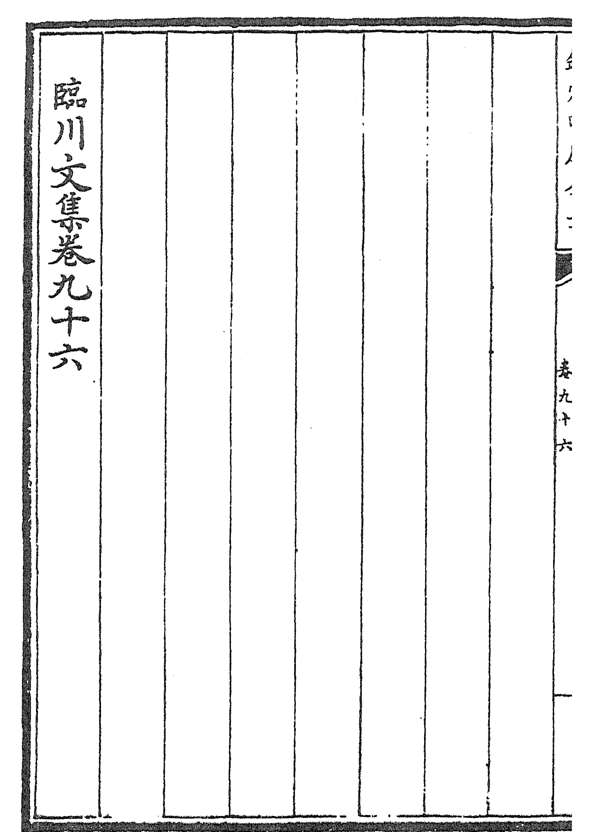
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劒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財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財獄如初而公

終以為不直其弟許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贓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令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黄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



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窾以養交兮殆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臨川文集卷九十六